



達摩面如馬克思倒是個有創

意的想像



黃憲達字並書

二〇〇四年暮春之夜與別



我自求其道



1953-1959

黃霑入讀「喇沙書院」，任學校口琴隊隊長，屢在「校際音樂比賽」獲獎，為香港口琴大師梁日昭教授高足。期間已參加電影配樂及電台播音工作。畢業年獲校方選為學生長 (Head Prefect)。也是出色的田徑運動員，1959年獲「校際田徑賽」甲組110公尺高欄冠軍。

1960

進入「香港大學」文學院中文系。開始填詞工作。

1961

獲「羅文錦爵士紀念 / 怡和獎學金」。積極參與「香港大學」話劇演出，又參加「香港業餘話劇社」，在「麗的電視」經常演出。在樂壇開始活躍，不時為香港電影當幕後合唱。

1963

畢業於「香港大學」，獲榮譽文學士。任教「培聖中學」。

1965

開始以業餘形式主持電視節目，又在報刊寫作專欄，同年九月，進入「英美煙草(香港)有限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廣告部。

1968

升為廣告副經理，公司保送往英倫接受商管訓練。

1969

獲「最佳電視節目男司儀獎」，被譽為「電視皇子」。

1970

轉職「華美廣告公司」(Ling-McCann-Erickson) 任聯合創作總監。是首位獲得美國廣告界最高榮譽「基奧獎」(Clio Award)的香港人。

1972

應「國泰廣告公司」(Cathay Advertising) 聘為總經理。出任「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理事。

1973

與好友組成「寶鼎電影公司」(Cauldron Cinematics)，自編自導創業作《天堂》，打入該年十大賣座電影。同年撰寫《不文集》。

1975

再執導電影《大家樂》，令「溫拿樂隊」竄紅，《大家樂》成為全年十大賣座電影季軍。

1976

創辦「黃與林廣告公司」(Wong & Lam Advertising)，自任主席。忙碌工作之餘，回「香港大學」攻讀碩士。

1979

為《明報周刊》寫「數風雲人物」專訪。

1982

《忘記他》獲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流行歌曲獎」。

1983

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倆忘煙水裡》獲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流行歌詞獎」。《不文集》再版六十二次，破香港出版紀錄。

1986

「黃與林」為世界最大廣告集團「盛世」(Saatchi & Saatchi) 收購，黃霑出任香港副主席。

1988

《倩女幽魂》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音樂」；《黎明不要來》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曲詞)。

1989

與倪匡、蔡瀾替ATV主持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

1991

親自作曲填詞，替紅線女推出《四大美人》專輯。《秦俑》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配樂」；《滄海一聲笑》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曲詞)，並獲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流行歌詞獎」。

1992

《黃飛鴻》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配樂」。

1993

簽約香港「無線電視」(TVB)，主持各類大型綜藝電視節目。

1994

獲中國國務院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委任為「香港事務顧問」。

1995

《梁祝》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配樂」。

1996

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院士。

1997

在中國大陸主持《江山如此多嬌》電視節目，節目在北京、上海、四川、廣東及福建電視台同時播放，共31輯，是首個中、港聯合製作的電視遊戲節目。同年7月，為「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之《96小時回歸全接觸》節目任主持人。9月，為「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持《創作人談創作》講座。

1998

與音樂大師顧嘉輝合作《顧嘉輝 黃霑 真友情演唱會》，在香港、廣州及新加坡演出13場。

1999

主持《創意與創造力》講座，開創「益智Talk Show」系列。

2000

再與顧嘉輝合作《香港輝黃2000演唱會》，跨世紀演出十六場，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再演出6場。4月應邀主持《ecFun.com》互聯網站。6月演出「春天舞台製作」的《蝦碌戲班》舞台劇共43場。10月獲「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頒贈最高榮譽「音樂成就大獎」。

2001

替「春天舞台製作」的《麗花皇宮》舞台劇擔任藝術總監。為「新城電台」主持每天早晨直播節目《開心大鬧鐘》及周末訪問節目。為TVB主持名人訪問節目《香港龍情》。為ATV主持清談節目《三個光頭佬》。

2002

為ATV主持《黃霑香港情》。

2003

與香港中樂團合作《黃霑獅子山下》演唱會，於香港體育館演出兩場。在中國「南方都市報」及「新京報」撰寫專欄。又為香港話劇團、香港中樂團及香港舞蹈團合作演出的音樂劇《酸酸甜甜香港地》撰寫全劇歌詞。工餘繼續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及社會學系修讀博士學位，研究香港流行文化，9月獲哲學博士學位。

羅文、張國榮、梅艷芳、林振強，現在連黃霑也走了。香江歲月的盛衰，未知是否落得個羹殘杯寂、人散曲終的結局。

流行曲的歌星雖然謝幕，但只要歌魂不散，香港的文化精神還是長存。填詞人黃霑先生的夭逝，比起先行的幾位，對香港人的打擊更甚，因為黃霑不是歌者，而是作者。

黃霑是香港文化的一縷精靈，他與許多人一起努力建立了香港人的身份。黃霑的鬼才多面體，在香港經濟蛻變的天雷地火之間鑄煉成。他的才華奠基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他的靈感卻成就於七十年代工商業高速發展、外國商品和本地實業衝擊逆撞的廣告歌市場需求——白花油、瑞士糖、聰明豆朱古力糖，還有當年來香港巡遊匯演的米奇老鼠迪士尼。香港由一個滿山木屋的難民社會進化成高樓遍地的殖民地國際都市，黃霑應運而生於商業，成於通俗，在深圳河、屏障以南，不論是精心插柳還是短鋤栽花，開出流行文化的一座璀璨的玫瑰園。

中國的民間曲謠有三大流派：以京語為主的北方系，以滬語為宗的江浙系，還有就是廣府話和客家話雜陳的南粵系。廣東的曲謠除了登堂入室的粵劇，就只有

有在珠江流域逐水而生的「鹹水歌」，而且在道光年之後衰微，後經前港督金文泰遍尋草野之間，也只收錄得一百一十多首，譯成英文，輯成《粵謳錄》，其中多描寫青樓妓女的生活，最著名的一首叫《夜半秋喜》，歌詞多託妓女的心聲，風格相當單調。

黃霑生前為粵語流行曲受歧視的苦處而耿耿於懷，並撰寫博士論文為粵語流行曲正名立碑。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是由無線電視的《啼笑因緣》開始的。歌詞由葉紹德所作，仙杜拉唱，歌詞第一句就是「為怕哥你變咗心」，奇跡地竟然也是借託一個歌女之口的心聲之曲，與粵謳的傳統相承。

黃霑的詞和顧嘉輝的曲，為農村社會的歌謠轉型成都市的流行曲。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就是《問我》：「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多，我如何能夠——去數清楚。問我點解會高興，究竟點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

香港是道光皇帝割讓出去的殖民地，在英帝國的版圖中距離倫敦的權力中心很遠。香港人很少想過「我是誰」，

生狂一迴歌海人 客倦斯傲笑山獅

在難民和饑饉的集體記憶裏，香港人第一次喊出「我係我」的心聲：我就是我，只有「我」的覺醒，才可以建立「一個人主義」的奮鬥精神。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保釣運動、香港節、金禧中學的抗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的颯揚，與經濟起飛同步，「無論歷盡幾許風波，我仍然能夠講一聲，我係我；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為一個新時代吹響了稚嫩的號角，雖然「我」的意識沒有進一步發展，為「民主建港」的港人治港鋪路，那是因為香港人後來在地產主義的泡沫經濟中，不幸又迷失了自我之故。

以《我係我》和《獅子山下》為經，能閱讀一個香港人的黃霑；以《倆忘煙水裡》、《勇敢的中國人》、《滄海一聲笑》為緯，又能解析一個中國人的黃霑：「女兒意，英雄痴，吐盡恩義情深幾許；塞外約，枕畔詩，心中也留多少醉。磊落志，天地心，傾出摯誠不會悔；往日意，今日痴，他朝倆忘煙水裡。」為《天龍八部》的插曲填詞，黃霑的筆腕流露了中國文學的修養。他性格中的大男人意識，在不文的色情笑話中或許令婦女覺得猥瑣，但化為武俠經典的歌詞，卻沛然盡顯俠氣。「鹹濕小男人」的黃霑，與「俠客大丈夫」的黃霑，因為人性矛盾而統一的兩面，在頭巾氣和道德包袱沉重的中國人社會，「不文霑」

難逃被咒罵的命運，此中真意，能明白的又有幾人？

黃霑長於文，精於曲，政治言論卻不是強項，有時未免引起爭議了。但一手把「粵謳」現代化，有如蘇東坡改革了的豔詞，李煜柳永為中原北方和江浙滬人視為「鄭音」的廣東歌賦予新的生命和面貌，黃霑雖不是唯一的一人，盧國沾、黎小田、許冠傑都各有貢獻，但連同顧嘉輝，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對創作人。黃霑顧曲，並為香港的獅子山和維港，峯巒照海，已成香港文化景觀的絕配。眾多歌星，充其量只是穿梭於山海之間的輪舟，羅文、張國榮、梅艷芳，水鏡仙帆，紛紛都飄洋出峽了，雖教人惋惜，猶可寄望後來的漁桅歌聲，但黃霑先生之大去，卻如關山其崩，他的朗笑和名句，淘盡滔滔的兩岸風潮。香港人既喜愛這位擅說色情笑話和粗言穢語的不文狂士，也更懷念為香港文化奠基立業的音樂巨匠。西九龍的土木待興，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卻不容偏廢，對這位香港人的好朋友，最好的紀念，是把他的曲詞一代代傳下去，以獅子山下的絃歌，一起送別一個千帆並逝的光華世代，在大嶼山和汲水門的鱗鱗金波之間，讓他的笑聲迴盪在煙水倆忘的滄海。











倆忘煙水裡

沒有接到他的電話許久，朋友私底下說：最近他甚麼人都
不見。心想：事情可能不大好。

患過癌症，做過化療，去年底見到他，他還摸著光頭哈哈
大笑，說做手術不必剖腹，用兩根管子捅進肚子做激光，今天
的醫術真好。

他是真正的鬼才，樂觀開朗，酒逢知己，可以徹夜清談不
寐。有幾次在他的書房，他穿著汗衫，談古說今，到盡情處，
瞪大眼睛哈哈大笑，一面用手忘形地抓完腋窩，又抓褲襠，在
幾分魏晉名士的清狂之外，又像一隻大馬猴。

一直到曙色透窗，他站起身抓起一件上衣說：走，我們到
尖東麗晶吃早餐去。就走在下街，開著他的一輛四驅車，過海去
了大酒店。那一個清晨，麗晶的烤麵包與維港的晨曦一樣金
黃，他笑得很歡，但其實他剛熬過了一段坎坷的日子，還了一
筆巨債，一度睡過帆布床，但這一切都默默承受了下來，而
且收藏得很深。

他的作品有的很通俗，也有的很高雅。流行經典是面對大
眾的，然而他的歌詞，除了許多平易輕鬆，順手拈來之作，還
有是凝斂了生平功力填出來的：「萬水千山縱橫，豈懼風急雨
翻。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霜杯雪盞」，這不是有蘇東坡和辛棄
疾之風嗎？他聽了哈哈大笑，對這樣的讚美，連聲婉辭，但讀
書人還是喜歡作品受到欣賞的，尤其是在夜深時份。

他的事業是香港的遺產：他出生在廣州，時值戰火的年
代，承襲了一縷嶺南的餘露，感染了民國時父輩逃難的一絲山
河歲月的悲情。他在殖民地學府讀了中文系，英文的基礎紮
實，受過正當的中國語文教育，在英美煙草公司供職，喜歡吹
口琴，做過廣告的創作人。活潑樂天，沒有太重的包袱，常懷
著赤子之心，曾經厭惡過共產黨，但當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
後，他又原諒而擁抱了令他一度不快的這片土地。他是香港從
貧窮走向繁榮的一具得道的肉身，而燈火輝煌的香港是他的一
叢不滅的靈魂。

他不喜歡醫院和殯儀館，身患重病，不想讓朋友分憂。最
近的一夜，我開車經過他在半山的住所，那時他已經閉關。他
的書房開向一條斜斜的馬路，我放緩車速，看見書房還透亮著
燈光——這麼晚了，你還沒有睡嗎？心中忽有哽咽之情：在這個
不安的年代，朋友，務請保重，我會永遠記得與你分享一盞孤
燈的黑夜，記住你的笑聲，我們是如何清醒一直到天明。

1941-2004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曲，他的文字，他的聲音，和他的演出。